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第二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1日

第二辑 EAST LING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2 / 潘悟云, 陆丙甫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444-1527-9

I .东... II .①潘...②陆... III .汉语—语言学—期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1652号

东方语言学

第2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上海后孝书店 经销 上海颛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本

ISBN 978-7-5444-1527-9/H·0063 定价: 36.00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 64377165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 | | |
|---------------------|---------------------|
| 陈保亚 (北京大学) |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
| 戴耀晶 (复旦大学) |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
|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李宇明 (教育部语信司) | 刘大为 (复旦大学) |
|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 陆丙甫 (上海师范大学) |
| 马庆株 (南开大学) |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
|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 | 齐沪扬 (上海师范大学) |
| 钱乃荣 (上海大学) | 邵敬敏 (暨南大学) |
| 沈钟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 石 锋 (南开大学) |
|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
| 唐钰明 (中山大学) | 汪维辉 (南京大学) |
|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
|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杨剑桥 (复旦大学) |
| 杨 宁 (复旦大学) | 游汝杰 (复旦大学) |
|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
| 朱庆之 (北京大学) |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

目 录

“粉丝”和“海龟”	沈家煊	1
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	罗仁地 杨将领	11
从《战国纵横家书》看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	徐丹	19
自然联合结构与连接项平行关系的相对性	张宁	34
趋向性可能补语的语义生成条件	安本真弓	46
韩汉体标记对比	崔圭鉅 郑池秀 曹京焕	58
试论以“知识·语义”为纲的汉语词汇学研究	戴昭铭	67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	李云兵	75
现代汉语“语用数”的种类及其确定	刘承峰 陈振宇	93
汉语的“能性确认”——由汉语“可能表达”说起	张黎	104
“这/那”不对称的功能解释	张振亚	113
关于“纸张粉碎机”的切分	周韧	125
建构东亚几个语系的亲缘关系	李壬癸	134
在重音与声调的连续体上看史兴语	齐卡佳	143
构拟原则和证据权重	朱晓农	153
古汉语顺向重叠中的流音变体——来自现代方言及日语的证据	孙景涛	157

从南部土家语的特殊构词看语言接触的深层影响	徐世璇	167
上古汉语的韵尾*-l 与*-r: 僮台语佐证.....	罗永现	177
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和桂北平话中古全浊唇音、舌音今读的 特殊表现	庄初升	185
湘语舌齿音声母的格局与历史演变	彭建国 杨焱霞	198
廿八都方言研究	陶 寰	218
“夫馀”一名的语源及其语音变化	全鎔德	234

“粉丝”和“海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沈家煊

内容提要 本文以“粉丝”系列和“海龟”系列的网络词语为例，说明新创词语“实时”或“在线”生成的一种重要机制是“整合”。“整合”包括“糅合”和“截搭”两类，“糅合”又可以分为“类推型”和“非类推型”两类。本文还提出“协同整合”的概念，并提出几个影响整合好坏的因素。由于整合不仅是构造新词语的重要方式，也是构造新句子的重要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句子生成的机制。

关键词 整合 糅合 截搭 协同整合

“粉丝”和“海龟”

“粉丝”和“海龟”都是新兴的网络词语。“粉丝”对应于英语里的 fans，指“（对歌星等的）狂慕者”，汉语通常用“迷”或“某某迷”；“海龟”是指“海归”，即“海外学成归国工作创业的人”。在“超级女声”比赛中，由“粉丝”而衍生出一系列语词都跟食物有关：

“凉粉”（指“张靓颖迷”）

“玉米”（指“李宇春迷”）

“盒饭”（指“何洁迷”）

“炒粉”（指“受人雇佣从事炒作的迷”）

由“海龟”而衍生的系列语词都跟动植物有关：

“海带”（指“待业的海归”）

“海藻”（指“不断找工作仍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海归”）

“海鲜”（指“回国后受到重用的海归”）

“海草”（指“学术学历背景不好难找到好工作的海归”）

“土鳖”（指“没有出洋留学经历一直在国内工作的人士”）

从语言的规范和多样性着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网络词语，是限制、容忍还是欢迎，它们能不能长久地生存下来，这不是本文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些新创语词是如何“实时”(real-time)或“在线”(on-line)产生的，以及它们产生的意义何在。弄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语造词、造语乃至造句的特点。

“粉丝”的生成

为了和表示一种食物的“粉丝”区别开来，我们用“粉丝₁”指一种食物，用“粉丝₂”指狂慕者。同样，用“海龟₁”指一种动物，用“海龟₂”指海归者。先来看“粉丝₂”是如何产生的。“粉丝₂”不是一个简单的音译词，而是两个语词“糅合”的产物，是一个“糅合词”：

(1)	形式	意义
人	a. fans	b. 歌星等的迷
食物	x. 粉丝 ₁	y. 粉制的丝状食物
	xb. 粉丝 ₂	

参与糅合的两个语词，一个是表人的“fans”（英语），一个是表食物的“粉丝₁”，它们的形式和意义构成一个 $a:b = x:y$ 的方阵格局，横向“相关”，纵向“相似”。从横向看，a 与 b 之间的关系对应于 x 与 y 之间的关系，都是形式和意义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从竖向看，“fans”和“粉丝₁”语音相似，“歌星迷”和“粉制丝状食物”意义相似，都表示一种名物。“糅合”好比是将两根绳子各抽取一股再重新拧成一根，这里就是抽取“食物”这根绳子的形式股 x “粉丝₁”和“人”这根绳子的意义股 b “歌星等的迷”，二者糅合而成 xb “粉丝₂”。“fans”是人不是物，“粉丝₁”是物不是人，糅合而成的“粉丝₂”亦物亦人、人物不分；“fans”是英语词，“粉丝₁”是汉语词，糅合而成的“粉丝₂”不中不西、中西不分。这种调侃义、戏谑义正是“糅合”产生的“浮现意义”，是“粉丝₂”这个语词存在的意义之所在。^[1]

注意(1)这个方阵是个“一头沉”的方阵，左头沉，右头轻，左头的形式相似度很高，右头的意义相似度很低，只是都表示一种名物。好的糅合词应该是“两头沉”而不是“一头沉”，这是“粉丝₂”一词不被许多人接受的原因。^[2]

这里参与糅合的 x 项和 b 项处于方阵的对角，我们把这种糅合称为“对角糅合”。如果认为语词的形式和意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二者密不可分，抽取意义不可能不同时抽取形式，那么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也可以直接说“粉丝₂”是“fans”和“粉丝₁”糅合的产物。

“玉米”的生成

“玉米₁”指食物，“玉米₂”指人，这里当然是问“玉米₂”是怎么生成的。沈家煊(2006b)将概念或词语的“整合”分为“糅合”和“截搭”两大类，“糅合”是将两根绳子各抽取一股再重新拧成一根，“截搭”是将两根绳子各截取一段重新接成一根。“玉米₂”的生成首先要通过两个语词的截搭：

(2) 李宇春的 + 歌星等的迷 → 宇迷

一根绳子是“李宇春的”，截取它的一段“宇”，一根绳子是“歌星等的迷”，截取它的一段“迷”，二者结合成“宇迷”，指“李宇春迷”。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宇春”截取的是“宇”而不是“李”或“春”？回答是“玉米₂”的生成还要通过如下的“糅合”：

(3) 形式 意义		
人	a. 宇迷	b. 李宇春的狂慕者
食物	x. 玉米 ₁	y. 粒状的作物果实
	xb 玉米 ₂	

抽取“食物”这根绳子的形式股 x 和“人”这根绳子的意义股 b，糅合而成的 xb 就是“玉米₂”。在这个方阵格局中，“宇迷”和“玉米₁”音很相似，“李宇春的狂慕者”与“粒状的作物果实”义相似，都表示一种名物。这就是在截搭生成“宇迷”时“李宇春”截取“宇”字的原因，截取“宇”字后方阵(3)竖向之间形式一头才持有高度的相似关系。这一糅合也是“对角糅合”，也是“一头沉”。在“糅合”之前，“宇迷”是人不是物，“玉米₁”是物不是人，糅合而成的“玉米₂”亦人亦物，非人非物，人物不分，由此而生调侃义、戏谑义。因为已经有“粉丝₂”的榜样在，又跟“凉粉₂”“盒饭₂”的生成协同进行（见下），所以“玉米₂”更容易被接受。

从“在线”生成的角度看，我们很难说究竟是(2)的截搭发生在前还是(3)的糅合发生在先，实际上这个截搭和这个糅合是“协同”进行的，好像是榫头和榫口互相咬合一样。

“凉粉”和“盒饭”的生成

“凉粉₂”（“凉粉₁”指食物）的生成方式跟“玉米₂”是类同的，有截搭也有糅合：

(4) 张靓颖的 + 粉丝₂ → 靓粉

为什么这个截搭截取的是“张靓颖”的“靓”而不是“张”或“颖”？也是因为还有协同进行的糅合：

(5) 形式 意义		
人	a. 靓粉	b. 张靓颖的粉丝
食物	x. 凉粉 ₁	y. 凉的粉状食物
	ax 凉粉 ₂	

“盒饭₂”（“盒饭₁”指食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一样的：

(6) 何洁的 + fan → 何 fan

为什么这个截搭截取的是“何洁”的“何”而不是“洁”？也是因为还有协同进行的糅合：

(7) 形式 意义		
人	a. 何 fan	b. 何洁迷
食物	x. 盒饭 ₁	y. 盒装饭
	ax 盒饭 ₂	

协同整合

上面说明单个语词的“整合”过程，截搭和糅合往往是“协同”进行的。其实，从整体上看，“玉米₂”“凉粉₂”“盒饭₂”三个词的生成，它们也是“协同”进行的，因为存在一个大的对应格局：

(8)	小类 ₁	小类 ₂	小类 ₃
人	a. 宇迷	b. 酱粉	c. 何 fan
食物	x. 玉米 ₁	y. 凉粉 ₁	z. 盒饭 ₁

这个大对应格局包含两两组合共三个方阵，其中横向 a, b, c 之间的关系、x, y, z 之间的关系不是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上位概念下若干个下位概念的关系，或一个大类下若干小类的关系：“宇迷”、“酱粉”、“何 fan”是“粉丝₂”下的三个小类，“玉米₁”、“凉粉₁”、“盒饭₁”是“食物”下的三个小类。注意这里的三个方阵都不是“一头沉”而是“两头沉”，左头和右头竖向的相似度不相上下。有了这样的大对应格局，“宇迷”和“玉米₁”的糅合、“酱粉”和“凉粉₁”的糅合、“何 fan”和“盒饭₁”的糅合就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催化，也使得“粉丝₂”一词更容易被接受。^[3]可见，在一个大的格局里，这个糅合和那个糅合往往也是协同进行的。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8)这样的方阵中，糅合不是“对角糅合”而是“竖向糅合”，即 a 和 x 纠合，b 和 y 纠合，c 和 z 纠合。

“炒粉”的生成

“炒粉₂”（“炒粉₁”指食物）指“受人雇佣从事炒作的粉丝₂”，它的生成过程跟上面有所不同。相同的地方是也要经过截搭和糅合，不同的地方在于糅合的方式。

(9) 炒作者 + 粉丝₂ → 炒粉₂

问题还是为什么这个截搭截取的是“粉”而不是“丝”，回答是还有如下的糅合，食物中有“炒粉”没有“炒丝”，另外“炒粉₂”和“炒粉₁”同音正如“粉丝₂”和“粉丝₁”同音：

(10)	小类 ₁	小类 ₂
食物	a. 粉丝 ₁	b. 炒粉 ₁
人	x. 粉丝 ₂	y. — ←xb 炒粉 ₂

这个糅合的方式跟上面几个糅合有区别。上面几个糅合，方阵格局 a:b = x:y 中 a, b, x, y 四项齐全，而这里是个“四缺一”的格局，y 项暂时空缺，即没有语词形式，要等 x 和 b 纠合而成的 xb “炒粉₂”填入 y 项的位置后才形成完整的方阵格局。糅合时 b 项抽取它的形式，x 项抽取它的意义（指“人”）。也就是说“炒粉₂”是在 x 与 a 之间有相似性和 a 与 b 之间有相关性的基础上仿照 b 的形式而拟构出来的。因此“炒粉₂”可以说是一个“仿拟词”或“类推词”。我们把这种“四缺一”格局的糅合称为“仿拟糅合”或“类推糅合”，以区别于完整方阵的糅合（“非仿拟/类推糅合”）。仿拟或类推一定是通过糅合实现的，而

糅合不一定是仿拟或类推。

从大的格局看，“炒粉”为“玉米、凉粉、盒饭”这个食物系列增添了一个成员，所以“炒粉₂”也是“协同糅合”的产物。^[4]

“海龟”的生成

先是由截搭而生成“海归”一词：

(11) 海外学成者 + 归国工作者 → 海归

然后再通过糅合生成“海龟₂”(“海龟₁”指动物)：

(12)		
	形式	意义
人	a. 海归	b. 漂流过海回归祖国的学人
动物	x. 海龟 ₁	y. 海上游出去又游回来的动物
	xb. 海龟 ₂	

为叙述的简便，也可以直接说“海龟₂”是a“海归”和x“海龟₁”糅合的产物。糅合前“海归”是人，“海龟₁”是龟，糅合而成的“海龟₂”亦人亦龟、非人非龟，人龟不分，由此而生调侃、戏谑义。海龟这种动物具有游出去又一定要游回来的天性，在这个方阵中b和y之间有很好的相似性，这个方阵不是“一头沉”，因此“海龟₂”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糅合词。

“海带”的生成

先是在“海归”或“海龟₂”的基础上由截搭生成“海待”一词：

(13) 海归/海龟₂ + 待业者 → 海待

“海待”也是糅合和截搭“协同”作用的产物，糅合的过程如下：

(14)		
	意义	形式
上位	a. 海外学成归来的人	b. 海归
下位	x. 海外学成归来待业的人	y. — xb←海待

竖向的上下二项之间是上位和下位的关系，“海待”是“海归”中的一类人。这一糅合属于“类推糅合”或“仿拟糅合”。然后再通过另一次糅合(非类推糅合)生成“海带₂”(“海带₁”指植物)：

(15)		
	形式	意义
人	a. 海待	b. 待业的海龟 ₂
动物	x. 海带 ₁	y. 待在海中的带形植物
	xb. 海带 ₂	

为叙述的简便，也可以直接说“海带₂”是a“海待”和x“海带₁”糅合的产物。这个

方阵还是偏向“一头沉”。“海藻₂”的生成方式跟“海带₂”类同，但是“海藻”和“海找”音只是近似，不完全相同，所以跟“海带₂”相比满意度还要低一点。

“土鳖”的生成

“土鳖₁”指动物，“土鳖₂”指人，即“没有出洋留学经历一直在国内工作的人士”，它的生成是通过“类推糅合”：

(16)	小类 ₁	小类 ₂
动物	a. 海龟 ₁	b. 土鳖 ₁
人	x. 海龟 ₂	y. — ← xb 土鳖 ₂

横向的二项是一个大类下的两个小类，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在于语义上的对立。“海龟₁”大而贵重，出海后游回，“土鳖₁”小而轻贱，不出海，糅合时从 b 项“土鳖₁”抽取的是它的形式和“小和轻贱，不出海”义，从 x 项“海龟₂”抽取的只是它的“人士”义。由于“土鳖₁”有“小而轻贱”的含义，糅合词“土鳖₂”也就带有一种贬低的含义。^[5]

“海鲜”的生成

“海鲜₁”指食物，“海鲜₂”指人，即“回国后受到重用的海归”。“海鲜₂”也是“类推糅合”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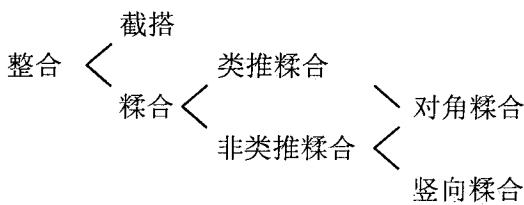
(17)	小类 ₁	小类 ₂
食物	a. 海带 ₁	b. 海鲜 ₁
人	x. 海带 ₂	y. — ← xb 海鲜 ₂

“海带₁”便宜而“海鲜₁”贵重，糅合时从 b 项截取的是它的形式和“贵重”义，从“海带₂”截取的只是它的“海归”义，于是糅合而成的“海鲜₂”也就带有一种褒扬的含义。“海草₂”（“海草₁”指植物）的生成方式与此类似。

最后，“海龟”系列语词也是“协同糅合”的产物，不再赘述。从更大的方面看，“粉丝”系列和“海龟”系列语词的产生有一种“非人化”的倾向，就是把人“动物化”、“植物化”、“食物化”。这“三化”在整合造词中形成一个更大的对应格局，因此也是互相影响、协同进行的。“拟人”是常见的修辞手段，“非人化”反其道而行之，用“拟物”取代“拟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年轻上网族的一种心态。

整合的分类

综上所述，词语或概念的“整合”分为“截搭”和“糅合”两大类。糅合又可以分“类推糅合”和“非类推糅合”两类。“非类推糅合”又可以分“对角糅合”和“竖向糅合”两小类。“类推糅合”都是“对角糅合”。



“截搭”下面也可以分类，但是不是本文的重点。至少可以分出一种“噬同”类来；即截搭时把两个相邻而又相同的成分“吃掉”一个，例如赵元任（1968/1979：224）所举的“套合复合词”：留学生→留学生，陆军部部长→陆军部长。

由此可见“糅合”和“类推”的关系：“糅合”是比“类推”更为基本的一种“在线生成”方式，“类推”是通过“糅合”来实现的，“糅合”不一定都是“类推糅合”。

运用谐音偷换概念

上面那些糅合造词大都跟通常说的“运用谐音偷换概念”有关。董桥的散文《想入非非的小妇人》中谈到广告语的创新如何运用这一手段，他说，广告语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公式化的广告词如白开水，说了等于没说，赔本买卖有谁会做？文字原是教人想入非非的东西，巧用文字，改装成语、常用语，以新面目示人，不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一种“本领”。电熨斗的广告词说“千衣百顺”，太好了。电蚊香片的广告词说“默默无蚊的奉献”，也妙。

运用谐音偷换概念的修辞手段实际也是通过糅合来实现的，就以“千衣百顺”为例：

(18) 百件衣服 + 百件依顺 → 百衣百顺

这是个截搭的过程。由于“百”“千”同义，“百衣百顺”也可以说成“千衣百顺”。为什么“依顺”截取的是“顺”不是“依”？因为“衣”“依”同音而“依”“顺”同义，这个截搭可以跟如下的糅合协同进行：

(19) 意义 形式

人	a. 媳妇次次依顺婆婆	b. 千依百顺
---	-------------	---------

衣服	x. 衣服件件依顺熨斗	y. — ← xb 千衣百顺
----	-------------	----------------

这显然属于“类推糅合”。糅合而成的 xb 填入 y 项的位置才形成一个方阵格局：横向相关，竖向相似。这一糅合产生“浮现意义”，“千依百顺”是媳妇好，由此联想到“千衣百顺”是熨斗好。董桥说有的广告词拟得不是很好，但是还可以接受，如单车的广告词“骑乐无穷”，热水器的广告词“随心所浴”。我们认为好坏之别首先看糅合和截搭是否协同进行，协同进行的比不是协同进行的好；其次就看方阵的好坏，好的方阵一定是横向尽量相关，竖向尽量相似，“两头沉”要比“一头沉”好，(19)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方阵。后面二例的方阵都不太好，至少是竖向 a 和 x 的意义对应不很好。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通过糅合和截搭创造的复合词和句子。

糅合和截搭造句

本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讲了这么多的截搭造词和糅合造词，用意是要说明截搭和糅合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6]，也是汉语造词的重要方式，不仅是汉语造词的重要方式，也是汉语造句的重要方式。整合造句的方式跟整合构词的方式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概念的整合（关于“概念整合”的理论，可参考 Fauconnier & Turner 2003）。

吕叔湘（1979：94）在谈到汉语里的各种语素时说：“西方语言的构词以派生为主，跟词根相对的是词缀，汉语构词以复合为主，跟词根相对的是‘根词’，即既能单用又能构词的。”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汉语和西方语言在构词类型上的差别。

赵元任（1968/1979：50）曾经用下面的例子证明“一个令人惊异然而明明白白的结论”，即汉语的“一个整句是一个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

(20) 饭呐？ 都吃完了。

饭呐， 都吃完了。

饭 都吃完了。

这一组成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截搭”，跟截搭构造复合词本质上是一样的。沈家煊（2006a&b）说明“他被后面的司机按了一喇叭”、“张三追累了李四了”、“他买了一条鱼重三斤”这样的句子也都是截搭的产物，跟“归侨”“外贸”“的哥”这些截搭复合词的产生方式一致。

沈家煊（2006a&b）还说明“那个外科医生是个屠夫”、“王冕死了父亲”、“李四被偷了一个钱包”、“人跪狗”这样的句子都是糅合的产物，跟“墙角”“炕头”“的姐”这些糅合复合词的产生方式一致。我们这里想补充说明，糅合造词中有“对角糅合”和“竖向糅合”的区分，有“类推糅合”和“非类推糅合”的区分，这两种区分在糅合造句中同样存在，举例如下：

(21) 那个外科医生操起了屠刀。

- a. 屠夫 b. 操屠宰刀（于猪羊）
- x. 外科医生 y. 施手术刀（于病人）

这里 xb “外科医生操屠宰刀”是“对角糅合”的产物。

(22) 那个外科医生是个屠夫。

- a. 屠夫 b. 操屠宰刀（于猪羊）
- x. 外科医生 y. 施手术刀（于病人）

这里 ax “外科医生是屠夫”是“竖向糅合”的产物。糅合之后，陈述对象成了“亦医亦屠夫”，由此而产生讽刺义、贬斥义。

上面二例都是“非类推糅合”，下面一例是“类推糅合”：

(23) 他的老师当得好。

- a. 他干活儿干得好 b. 他的活儿干得好
- x. 他当老师当得好 y. — ← xb 他的老师当得好

由于 b 项中“他的活儿”是个领属结构，具有领属义，仿拟 b 而生成的句子中的“他的老师”也就带有领属的含义，指“他的老师角色”，这一含义恰恰是“他当老师当得好”

这样的句式所缺乏的，比如“他骂老师骂得好”就不能说成“他的老师骂得好”。

口误中的截搭和糅合

沈家煊（2006a&b）已经列举许多口误中截搭和糅合的实例，用来证明截搭和糅合作为两种构词造句的方式具有“心理现实性”。(24)是截搭口误，(25)是糅合口误，都是一个在词层面上，一个在句层面上：(→前是实际想说的话，其中斜线前后是两个竞争待选的词语；→后是带口误的话。)

(24) 是以丘林平原为主 → 是以丘原——是以丘林平原为主

我得保护我牙齿，牙周炎奇厉害。→ 我得保护我牙周炎奇厉害。

(25) 没想到他落到这个田地 / 地步 → 没想到他落到这个田步

更不吃你的一套 / 更不买你的帐了 → 更不吃你的帐了

这里要补充的是，糅合口误也有“对角糅合”和“竖向糅合”两种情形。两个双音节词AB和CD的糅合，大多数是形成AD或CB：

(26) 今年气温 / 温度偏低 → 今年气度偏低

学习不够踏实 / 安心 → 学习不够踏心

你非得找出个错来才甘心 / 罢休 → 你非得找出个错来才甘休

血液不流通 / 循环 → 血液不流环——不，不流，不循环

倒卖 / 走私文物 → 倒私文物

他可能 / 也许去了呢 → 他可许去了呢

这些都属于“对角糅合”。也有不少是形成AC或BD，属于“竖向糅合”：

(27) 馅饼/包子啊？ → 馅包啊？

彭福群最崇拜 / 佩服的是庞学勤 → 彭福群最崇佩的是庞学勤

都要花费 / 付出极大的代价 → 都要费出极大的代价

糅合口误当然都是“非类推糅合”，口误中好像不可能有“类推口误”，有意类推而成的语词就不是“口误”了。

附注

*本文初稿是提交第14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2006.10. 上海）的论文，这次发表略有修改。

- [1] 关于“糅合”产生“浮现意义”(emergent meaning), 参看沈家煊(2006a)。
- [2] 这一点是王伟读本文初稿时提出来的, 他还认为这种“一头沉”糅合主要是为了迁就戏谑和调侃的目的。
- [3] 李宇春、张靓颖、何洁三人都被称作“川妹子”, “玉米”“凉粉”“盒饭”们组成了一个“成都小吃团”, 还把小吃团内挑拨关系的人叫做“粽子”。见网上 www.solaryf.com/article《玉米、凉粉、盒饭之起源调查》一文, 作者“博清沉”。五大超女中“笔迷”(周笔畅)和“佳迷”(纪敏佳)都不是川籍, 也不易找出和食物有关的谐音词, 那就只能止于截搭造词。
- [4] “炒粉₂”不是真正的粉丝₂, 也不跟“玉米₂”“凉粉₂”“盒饭₂”并列, 从这个方面看“炒粉₂”又不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糅合词。
- [5] 本文也无意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评判“土鳖₂”一词的好坏。
- [6] 仿拟作为一种修辞手段, 徐国珍(2003)有很全面的叙说。

参考文献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06a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中国语文》第4期 291-300。
- 沈家煊 2006b “糅合”和“截搭”, 《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徐国珍 2003 《仿拟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68 《汉语口语语法》, 1979 吕叔湘译本, 商务印书馆。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2003.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Fensi “粉丝” and Haigui “海龟”

Shen Jiaxuan

Abstract: Conceptual integr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in creating new compound words in Chine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l-time process in creating two series of popular words on Internet, the 粉丝 “fans” series and the 海龟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series.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blending and haplogy, and blending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an analogical type and a non-analogical type. Processes of integration are often carried out in coordination, and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e their degree of acceptance. Since integr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creating new sentences, this study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eal-time process of sentence generation as well.

Keywords: compound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blending; haplogy

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罗仁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杨将领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缅甸北部卡钦州的日旺语与中国云南省的独龙语这两个亲属语言的比较，探究日旺语的受益结构的来源，同时也应用同样的比较方法，探究独龙语标记第一人称复数的动词长元音和标记施事者的代词长元音的来源。本文用这两个现象来例示一个研究方法：在描写某一种语言的时候，可以用该语言与其亲属语言的比较来了解该语言本身的发展。

关键词 日旺语 独龙语 长元音 受益结构 藏缅语族语言

1. 语言比较

亲属语言即同源语言，也就是说，现存的两个亲属语言在几千年前的某一个时段是同一个语言，但是后来说这个语言的族群有部分人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说该语言的人就分散到了两个或更多的地方，由于语言经常在变化，虽然他们原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该语言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发展，演变成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方言或者独立语言。因为是同源的，我们可以针对现存的亲属语言进行分析比较而拟测（构拟）原始的“母语言”。除了这个目的以外，我们还可以用比较方法来了解个别语言或方言本身的发展。

本文以缅甸北部卡钦州的日旺语为例，透过日旺语与其亲属语言的比较来了解日旺语本身的发展。日旺语是藏缅语族语言，跟中国云南省的独龙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而且独龙语在语音和语法的某些方面比日旺语保守，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从原始母语言到现在的独龙语变化没有日旺语那么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与独龙语比较来帮助了解日旺语内部的历史演变。我们这里讨论日旺语受益结构和非过去时标志的来源。在另外一些方面日旺语比独龙语保守，因此在那些方面可以通过与日旺语比较来帮助了解独龙语内部的历史演变。我们这里讨论独龙语部分长元音的来源。